

尚書欄外書

175
125
7

九
止



尚書欄外書九

周官



朱子語類尚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曰漢
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
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
三公也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之書牧誓立
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
周禮是漢代假撰周官只以此周官為真
惟周止錢時曰四征商奄徐夷之四國也四國正在

周官

侯甸之服之內故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
弗庭先儒徃~~、~~巡為時巡遂謂巡狩而獨止于
侯甸二服未免~~、~~為殊不知下文六年五服~~、~~朝
又六~~、~~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方是定為此制
見得前此實未講行時巡之禮則所謂巡侯甸者
特出而親征二服之弗庭者耳
融堂釋四征為高奄徐夷則事在成王即政之明
年多方篇首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典
此歸于宗周同多方注引召氏云王者定都天下



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
衛孔~~、~~之鼎銘曰顧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
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
王者所都而名耳愚案此說為是
主曰林之奇曰若者發語之辭若昔猶在昔也
若昔若昔~~、~~若昔大猷以發端此下入立官之實
曰唐止其人~~、~~若昔~~、~~若昔大猷以發端此下入立官之實
故持着一曰字以起之百揆揆度百事即周之家
宰統百官均四海是也唐虞謂之百揆耳不惟其
官謂不必拘官之多少多少則時~~、~~

今予止 夙夜不逮 愚意成王本心實然也 注挿入

若字恐失口氣 惟惟思也 多少工夫 在仰思中

即稽古也 二孔 氏並訓如字 亦似後時 若猶言

於是 典曰若之若同 只是發詞 宜與下文連讀

立太止 此節以下至六年五服一朝十節 史官插記

董正治官之畧 王曰嗚呼 以下七節 則為成王訓

迪 厥官之言 須勿混看 注欠分明

注 參天地之化育 參當作贊 諸本皆訛

少師止 三孤 曰解孤 訓特孔氏以職在公卿中間言

一人

蔡氏以其非屬官言 並未的愚 則謂孤宜訓小公

孤之職 相承公取於老 大少取於孤 小即見相承

之意 耳亮字亦宜訓相 典舜典二才有二人 惟時

亮 天功之亮 同

注 冢宰 蔡氏據周禮六卿分配天地四時 然在周禮

自如 然而此篇所未言 則引之亦蛇足也 後注同

宗伯止 宗伯在唐虞謂之曰秩 宗宗字取於宗廟 注

四時之序為長 故長釋伯字 非釋宗字 神是天神

地祇 以鬼以則指人所行五禮 禮用和為貴 故曰

地祇

和上下不必謂兼樂而言

司空地^利金履祥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分畫空土以

待臣之受封士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

受廛也凡土之未授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

徒司馬

呂祖謙曰地利者陂澤之灌溉土壤之膏腴皆是

也不曰興利而曰時地利者江河之役移固有者

瘠而今沃者陵谷之遷變固有昔下而今高者隨

時而權其興廢然後地利可盡為

六年五服一朝錢時曰前言六服群辟而此言五服一朝何

也蓋周有九服而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羈縻

之而已故前止言六服六服之中要服最遠舜之

五服服五百里乃併王畿算之周之九服亦服五

百里乃在王畿千里之外然則周之要服去舜五

服之外且千里矣其朝貢難於期定故此止言侯

甸男采衛而不收要服數

六年內第五年而五服各以服數一朝第六年為

間年自第七年而五服又各以服數一朝至第十

二年壬乃時巡蓋十二年間諸侯各再朝而王一巡也

王曰止此節以下許迪之言也今固出於君者然凡

欲令於下始多出於諸官建言而君聽之然後敷諸下也君之慎於出令勿論也然在諸官亦與君為一體而慎之故成王特發此以責諸有官君子也今出弗及與易所云渙汗其大號同諸家亦多引之是也以公滅私二句即致慎用功必須明辨其理也公是官事之公私是一已之私固然也然

官事亦有似公而非公者不可不察凡事有天下之公理不特官事為公能從公理者即公事也公理則民情必服民情之服君治興為不然雖未私於一已而徒規功利欲以忠於君則自以為公為忠者不知其背於公理不少而歸於使君失為民父母之職是君獨自私其利而生民困窮不利竟致大亂不可回也夫學末章之意成王早已道破之學古注子產鑄刑書見左傳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注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或尔止後艱 本文不曰智仁勇而自與智仁勇類王氏之

說意則是然定以為三德則拘矣

注志一作智仁是作勤必有一誤

位不止凡有祿位者率驕侈不約而同期猶約也

君陳

林之竒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蘓氏陳少南俱以為非而陳少南為詳明謂周公命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况周

公叔父有大勲勞於成王命其子以繼其事何

無懿親之語若信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王若止君陳陳是名他人呼之則加君字以尊之如

后夔君奭之類成王蓋致敬以呼之也孝恭謂愛

敬也 不必分以為事親事上有政尚是家政意共

論語同但有字重之之詞非有無之有

我爾止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言黍稷本馨然此之明

德則黍稷不如明德之更為馨注未透

注物之精粹今行本舊說率作粗糲下文以然字

一轉則萃作粗似是所謂洞達無間是程門常語

故以所謂言之耳萎蕤蕤乃結反瘦貌

凡人止尔其戒哉承上結之尔惟風二句謂風化

感應之機巨典下文二句合看為是

尔有止順之于外謂承君意以行之於外也為良臣

者為上為德不自誇已謀歎必滯美於君德如此

圈外葛氏說太刻

王曰止寬失於無制故曰寬而有制制失於無和故

曰從容以和二句交相救非兩平語從容即和之

意謂不急迫

粗于止粗于字蒙到乱俗似是

必有大林之奇曰容忍二字雖同然別而言之如勾

踐之於吳太王之於狄所謂忍也使其不忍則趣

亡矣其何以濟如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所謂

容也不以其頑而包之於度量之內殆若天地為

孰得而測度之非大而何

簡厥止修不修是兩事良不良是一事觀亦字以字

可見

惟民止 永世 典是五典德是三德中庸所云天下之達道
五所以行之者三是也有辭解共太甲同
注 鄒季友曰兄弟當作長幼說見武成

顧命

顧顧後也命後事故曰顧命耳

惟四止

皇極經世書云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

盡壬戌成王十三即位壽五十

不擇猶言不豫

甲子止

夏僕曰漢志言哉生魄即甲子日恐不然武

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
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其為何日也
相訓扶虛字也勿認為扶相者

乃同止

朱子曰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召公

奭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

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

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者無職事官

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

吳澄曰太保夷呂公領冢宰也持名以尊異之師

顧命

氏中大夫虎臣下大夫二官宿衛之臣也百尹謂諸大夫衆士也御事總言上自六卿下至百尹皆治事者也

陳師凱曰畢公名高文王之庶子武王封之于畢毛公名鄭文王之庶子也

此節次叙六卿以其有專職也三公當時蓋兼攝畢毛稱公則其與大保並為師傅者無疑朱子以芮彤衛為三孤據周官有三孤則顧命非可遺故以充之歟但芮彤知其為圻內國名而地不分曉

人名亦無傳則其果為三孤與不難決耳姑存以備考注中領字孔疏云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未謂之領是也

王曰止吳澄曰誓以信言相要約也病既不瘳恐至

大故不得誓言繼嗣之事命汝彌留只是彌日遲留

昔君止吳澄曰昔君猶先君也達由此而通於彼也大命集猶鳥之未於木也今天鄒季友曰殆將殆字當從孔傳云疾甚危殆二句

蔡傳上章兩言疾危殆此云殆將何也

思夫止爾汝也句宜屬下注訓耳屬上非是以釗之

以猶使也

茲既止出綴衣者以顧命儀訖群臣受命還也事典

儀禮徹縣不相干也但別引儀禮疾病時有是事

云、則無妨耳

旁通引此注牖作墉云墉音容記一作牖

太保止王安石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

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

俾為之使也爰於也二千戈蓋一正一副也

丁卯止吳澄曰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大保命

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於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

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如下文升階即

位受同祭侗等禮節是也

越七止吳澄曰癸酉王崩之第九日天子七日而殯

自死之明日數此既殯之後也殯畢則送死之事

畧具矣故於此時傳顧命於嗣君也召公以西伯

為冢寧故曰伯相須索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表用

士喪禮獻材于殯門外檀弓旬而布材與明器
秋設止綴衣顧命之式蓋禮兼幽明帝王父子死生授受
之際自典常禮異自黼辰綴衣已象生存而設四
座亦如生存自玉五重至弓矢不特陳設寶物而
兼有傳授之意其陳五輅亦同凡聖人處幽明以
可知不可知之間如此不可以常禮推之以下皆
此意也
牆間止仍几金履祥曰古者前為堂後為室室中以東向
為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為堂以南

向為尊其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南故亦雅
戶牖之間謂之辰謂設辰之次也此所謂牖間南
嚮之坐也
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為最尊處則成王適揚末
命蓋神在於此坐也戶牖之間謂之辰則秋所設
黼衰在於此皇后所憑玉几亦指此萃玉仍几也
注桃竹陳師凱曰此据古注也竹枝字當乙周禮春
枝席也
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黼純注云次席桃竹席有次
列成文者尔雅云桃枝四寸有節疏云竹相去四

寸有節者名桃枝

西序止仍几金履祥曰尔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者宮室

之內以墻牆為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

西壁壁之外即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

言之則東西壁為序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

牆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可謂之廂矣

豐席注荀席也陳師凱曰筍字必誤下文西夾南嚮自有筍

席此不應又訓豐席為筍席也据古注訓豐席為

莞此筍席亦當為莞席得為誤也正義云釋草云

莞苻離詩云下莞上萐莞周禮音完尔雅疏云白

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斯于鄭箋云莞小蒲也莞

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蒲有大小

之異為席有精有麤故得為兩種席也

荀席孔穎達曰釋草云筍竹南孫炎曰竹初萌生

謂之筍是筍為莠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

越王止東房大訓即洪範也武王伐紂時所獲故典赤刀

配說見洪範卷首琬琰圭玉也雖由鋒芒之有無

以異其名而其為圭同故以為一物大王蓋形極

大非尋常物夷玉當從王肅為東夷之玉天球蓋天然鳴球不假彫琢者河圖河中所出之異石蓋有五十五之象故曰圖視其與大玉夷玉天球相配則其為石者無疑若以為馬皮旋毛則伏羲時所出至周代惡能完存不壞乎自孔傳創龍馬負圖之說而唐宋諸儒皆為其所誣不可不辯正也具載於易說可查大貝孔穎達曰伏生書傳云散宣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車固為渠其貝形曲如車固故比之也蔡傳批此顧錫疇

謂大貝用之於服飾愚按大貝未知其為何用以陳設在舞衣與鼗鼓之間視之則其為古樂器亦不可知若以為服飾則恐非寶物可佐更思之大輅上孔穎達曰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之前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輅也地道尊石故玉輅在西也則次鄒季友曰象輅為次輅程伯圭曰周禮巾車五輅惟玉輅金輅無副車象輅木輅革輅皆有副車玉乘玉輅則餘四輅皆從是金綴於玉也乘金輅則

餘三輅皆從是象綴於金也若乘象輅革輅木輅則各自有副車而他輅不復連綴矣是象輅當係綴輅之列不當附次輅也

蔡傳引周禮五輅然本文似陳四輅先輅次輅實

未知為何輅耳面謂階下當面非方向

注鄒季友曰殯在西序成王之殯當在堂上西楹

之西序者堂下之室也非殯所在當云殯在西階

之上檀弓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二孔穎達曰鄭玄云青黑曰暴王肅云暴赤黑

色孔以為暴文鹿子皮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側階

堂北唯一階側猶特也

錢時曰鬼神上右故皆西上也此下叙宿衛之人

則東上矣側階先儒謂北下階上路寢之北將近

內寢豈得執兵之大夫立於南嚮黼衣之後乎然

五人者皆冕大夫也則執銳而立於側階者亦當

在堂上但不知其所難聽說耳凡此執兵以備非

常者嗣君之宿衛也當時宿衛皆士大夫為之

吳澄曰側階蓋東廂之側階上以恤宅宗在東夾

翼室故此陳兵衛也上文陳座席寶器車乘皆象
成王生存時儀物成王殯在西故以西為上陳兵
衛者衛嗣君也嗣君在東故以東為上注陳師凱曰班固西都賦云陞戟百重周虜千列
李善引漢書云陞戟陳列殿下史記云周虜設卒
甚謹張晏曰直宿曰虜前漢趙肅王傳云椎埋攻
剽師古曰椎殺而埋之注王麻止董琮曰孔氏以卿士為公卿大夫案隱三年
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洪範曰卿士惟月則卿

士指朝之執政者而言注入即位群臣入門即堂下之位也非升階
注三十升麻為冕謂以三十升麻布為冕也陳師
凱謂麻當作布未必然注大保止陳師凱曰太宗時彤伯為之又稱上宗即周
禮太宗伯注陳大猷曰御言奉之以進注日皇止此節冊命之文與前顧命不同蓋太史本顧
命以製此授禫之文於路寢讀而詔諸王也

王再止天威康王此答及次篇王若曰恐非其自言必有
攬相攝而答之史承以作詞也據諒陰三年不言
古之人昏然則康王當時可得自言乎其能字反
語而字猶言如是

乃受止宿典肅通釋詁云肅進也故旧注訓宿為進
爵也愚案三宿謂三獻奠也三祭酌酒於地也三
吃受報酒也吃字旧訓奠諸儒多因之蘓氏獨謂
典濟同義此說近是但愚意吃與濟稍異吃與勿
吃食之吃同口中作聲也濟說文云嘗也謂酒至

齒而少嘗之吃則酒至口而不飲口中作聲以擬
於飲蓋以表中飲福異於常禮也上宗曰饗饗勸
飲也謂上宗嘏王欲王之饗之也

太保止
答持

陳櫟曰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太保

秉璋以酢授同而持告成王已已傳顧命也
申時行曰用異同者所以別君臣之別也璋所以
盛同者如盤之類
太保復命成王故曰酢酢報也康王既受冊命為
宗主故答其持不必為代尸持

祭齊宅 荅捧 陳櫟曰王荅捧蔡氏則曰代尸捧王氏則曰
因太保捧而對捧夏氏則曰王亦捧成王柩紛
揣度要之王荅召公捧何疑焉君在廟門外則全
於君在廟門內則全於子况康王方在廟中柩前
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群臣朝也冢宰以
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捧告
傳顧命繼之捧告禮成康王為喪主立柩前其荅
捧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
王也荅之捧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

說文紛紜哉 太保酢而復命故亦受嘏也祭而酌於地嚙而少
嘗宅而擬於飲宅共咤同嚙咤謂先少嘗而後口
作聲也康王喪主故三咤而已太保則少嘗而咤
親疏之異如此 鄒季友曰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尔雅云屋有東
西廂曰廟不專以神居為廟也上文東序西序即
東西廂也東西廂推路門內有之故獨稱路門為
廟門案禮記聘義云三讓而後得命三讓而後入

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則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而言初非言神居亦非因有殯也周禮司儀載諸族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文孔氏謂殯之所也故曰廟而蔡氏因之蓋泥於以神居為廟也

康王之誥

王出止黃朱並指毛色朱即赤也月令孟夏駕赤駟

季夏駕黃駟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周又尚赤故布乘用黃朱耳孔疏引左傳公子地有白馬向魍

取而未其尾鬣蔡氏因之非是向魍之事出於一時不可取證也賓稱奉圭兼幣注以賓為諸族或以為二王之後並未矣吳澄引或曰賓當作擯此說是也稱奉謂稱而奉之圭命圭兼猶及幣謂布帛或以幣為止文布乘非是布乘是庭寶與幣不同下文壞奠則并指幣與庭寶也義嗣德言康王承嗣為主義所宜然故不得不答持也義非虛字

注蓋內陳師凱曰內朝當作外朝路門之外即應門之內實外朝所在也又謂之治朝經言王出蓋出

康王之誥

路門也內朝在路門裏傳文不得信應門內有內朝也傳馮誤耳太保止吳澄曰曰者太保言也美若蔡傳前說從蘇氏釋美為美里愚案文王囚於美里自司馬遷創之殆難信也即有此事亦美若二字惡得含有教義乎古注訓道以美歎聲近也亦未妥但錢時引說文美進善也吳澄舉或曰美善也天所善天所若此說較優愚更考之蔡傳後說厥字訛美亦捷解後案阮元校勘記引古本受下有厥字因知古本厥美已以形似誤後後後美字存而厥字亡耳

惟新止高祖指文武非世次猶盤庚稱成湯曰高后寡命高高其功也寡命謂齊天命者寡必大德而後受命也皆君止吳澄曰不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四方其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為務哀黃曰則亦有二句重看康王求助之意全在此處丕字虛平富字實底亦至也齊同也齊信則無一

人不信也言大是平富且不務咎究至於同一信之也端命端緒也始也受命之端緒在於此故曰端命袁黃亦以始字釋

乃命止申時行曰綏者安守而不易之謂

鞠子訓稚子本尔雅方言鞠訓養稚子因父母鞠

養而長故謂稚子為鞠子耳

群公止朱鶴齡曰釋冕反表服東坡嘗非之潘元善

以向朱子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典士庶人不同

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表伊尹已奉嗣

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皆行冊

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

外集順宗實錄中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

嚴其禮而諸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表猶以為私

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始終之際殊卓矣葉

夢得曰康王此舉必有大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

初即位猶有三監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

况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曰公權一時之宜而遽

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表天下之通表也亦天

下之大義也通表天下之所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表廢大義而吉凶又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禮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所為然後知此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呂祖謙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也舜除堯之表格廟而咨四岳成王除武之表朝廟而訪群臣咨百王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群后侯甸陳訓太甲為禮固有

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畢名之戒於宅與之日甚者以晉辭諸侯為証然則隆周之元老及不若衰晉之陪臣刑案以上諸說當共為說並存

畢命

陳師凱曰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鄭玄云有冊霍侯之事皆妄作也愚案妄作者但記聞畢命篇首數句有自紂周至于豐之文謂康王在豐命畢公故其書曰畢命豐刑非畢命篇外別有豐刑篇也

惟十止
東郊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向保釐東郊為成周為
洛邑總名謙稱王城下都今以其衆命畢公繼周
公君陳為留後故成周之衆皆係其所治不獨下
都也東郊則下都頑民遷居不稱難治既經周公
君陳十化七八淑慝於是可旌別也因令畢公特
保釐東郊即本文旌別淑慝是也注未分曉
惟周止頑民先儒以為妹邦白染之民而無別解愚
以寧嘗疑牧野之師有倒戈攻後者有箠食盡漿者有
篚厥玄黃者若大旱之得雨民大悅也乃彼妹邦

之民雖曰旧染汚俗而民性不有大同者獨其頑
然不化何邪且以周公之德遷而惑之時猶未盡
化必歷三紀然後風始移則又為遲久亦可疑矣
愚近反覆此篇而始得一解庶其不謬也其曰頑
民者蓋斥殷之遺臣民為無位之稱非獨指農民
也殷士初助紂為虐萃淵藪及其亡而奔竄於農
畝之間所云頑民是也今考此篇叙頑民之事曰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曰殷庶士席寵惟旧曰邦之
安危惟茲殷士則明言庶士斯知殷士之層

敏者早歸於周而其頑愚同惡者則率皆逃亡散
在折旬以混農民而世習所徂不能翻然改之此
則頑民之所以難化而必當使之密迹王室以漸
訓化者乃爾歟前入無此說今特辨之
洛邑是統名王城之於下都固可為密迹然雖鎬
京亦不為遠殷民之遷於下都在於都城未營之
前則本文密迹蓋指鎬京也王樵曰洛邑與宗周通封
畿形勢合而不可分
惟公止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終大體而稱其勤亦物者蓋
仰成呂東萊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

以成德自居則止美於小物而忽焉亦非造次必
於是者惟勉於德者黃雅堯而不息故勤於物者
一小大而無間亦謂其勤於物者
懋訓勉是也德曰懋物曰勤言各有當也師言畢
公時為太師故曰師言來使為尊稱嘉績畢公之
績也多于先王則謂畢公老益盛其立功蓋多於
先王之時也垂拱與武成同孔疏謂手無所營下
垂其拱可從仰猶待也資也資也
郊折鄒季友曰折解見酒誥篇字雖與畿通然此

章似不專指王畿但言嚴疆界再
敵化敵化猶言弊風末俗謂季世之俗必流於奢
侈也
茲殷止姚舜牧曰估侈滅義其事若宮室服用不止
一端攀服養于人以見之也
叔放心與孟子所云不同此則就治法言閑之亦
是治法非閑邪存誠之閑
資富止此節言凡人資富能訓則不失恒心足以行
善斯可以永其年矣今殷之庶士資富無訓故其

富足以致驕侈將由惡終亦可憫矣其為訓如何
惟德惟義而已德在心義在事懋德集義即古之
大訓如此外於此而不由為又何以為訓乎注無
微不至
王曰正申時行曰厥德是民之德允陷者陵德化而
為惟德滅義化而為惟義

不剛不柔只是中而已不必分配保釐
公其止其惟之其期之之詞成周亦并言王城下都
也子孫是畢公之子孫子孫果賢則繼父祖以為

世官亦不可知是亦康王期之之意

嗚呼止民寡蓋指下都言下都之政尤難故別言之

耳休于前政謂政事之休養卓越於前人也

君牙

程伯圭曰小序以為穆王時書然篇中但稱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或疑為昭王時書也

注据小序謂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黃度云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稱大字以別之錢時則云教官之屬有小司徒

故稱大以別之愚謂兩說並未的孔子於魯為大

司寇則侯國亦有大司寇又注則中混稱司徒大

司徒而不曰小司徒陳皓云大司徒教官之長也

知是允加大字者皆謂其長也又案小序固不可

盡信矣君牙之為大司徒本篇無明文然以其有

敷五典和民則暑兩祈寒小民怨咨等語意亦或

為司徒也但書為昭王非穆王則程氏說當矣是

知小序之不可盡信者矣

亦推止春冰申時行曰先王之臣是忠貞暇勞之臣亂四

君牙

方就教養說言已思輔佐之臣而今日則未得其人也

校勘記云亦惟先正之臣正唐石經古岳宋初蔡本俱作王按本篇下文及說命文侯之命言先正

皆無之臣二字則此正字當為王字之譌先王之臣猶言先正尔

案本文王字注疏本作正阮元校定如此此本亦作王固不可易但陳東齋以孔注作正為可從而彙纂引此故今舉阮說辨其非是耳

亦惟惟字申學士作思字解其意易通耳然輕看為虛字與惟字之惟字一樣亦於大意無異蔡注

無惟思也之釋當看為虛字却是

今命止陳師凱曰成康之時兩伯為司徒此云續乃

祖考曰服無奈祖考又曰由先正曰典時式則君牙之

祖父必嘗為周司徒矣然則君牙或芮伯之子孫

歟不然下文何故曰追配于前人後世鄭武公父

子並為周司徒亦如此類

弘敷止弘訓大式訓用當並為虛字看敷五典敷字

之中中含有五教即舜命契敬敷五教之意民則即民

彝言性也中也和則使情之發各節矣此皆司

徒邦教之要處故特首言之亦身於心蓋欲君牙
以身教之也注父子之仁仁當作親注曰字只是奈之於口申時行釋謂怨恨咨嗟
之聲作是也王若止鄒季友曰既言祖考則上先正字但當指先
賢而言不應四句之中乃尔重複也乃惟由先正直向絕曰與時義亦為四字一句似
是

注曰由曰典四字義文咸指文武護烈以正固缺只是一事

胡士行曰此立政重綴衣虎賁意也太僕掌內朝

職雖微而與君最近聰明本注無訓孔穎達云齊中也聖通也愚謂小

雅人之齊聖朱傳齊肅也聖通明也宜從此訓

非格其格正也亦有感意孟子所云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是也繩愆糾謬就事言其非心就心

言就心言者尤重注脫格字訓何得
今予止朱鶴齡曰周禮夏官祭僕掌貶祭祀隸僕掌
不逮五寢掃除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金路道僕掌
馭象路田僕掌馭田路愚案太馭中大夫太僕下
大夫並見夏官此乃太僕正也孔傳以為太馭非
孔穎達疑下大夫不得為正夫太僕之職王出入
則自左馭居左自馭不而前馭最為親近故以君德
責之豈論官之高下耶驂乘避王也
便辟論語友便辟集注曰便習熟也使辟謂習於

威儀而不直本文便辟亦與此同蔡釋辟為避人
之所惡則非也非人止弗克祗厥辟謂不能敬其君事也上文瘵官
即是非人止王曰止注引穆王周遊天下蓋皆史遷之誣不能信
也尋憲

呂刑

鄒季友曰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益繁系穆王哀
民之易麗於法也故五刑之疑各贈論觀其訖

富惟貸之戒必非為斂民財而作刑之疑者則
赦其罪而罰之金乃哀矜敬慎之至非謂罪皆可
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一篇之中察微情
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示戒勸於報應之間咨嗟
懇惻諄復詳練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序專言
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為訛詆惜哉呂姓也甫國
名也甫侯姓呂也為天子司寇故亦或稱甫刑
林少穎謂呂典甫猶荆典楚殷典商吳州廬引或
曰呂甫聲恆猶受紂二字不同其初蓋一名也案

二說各有理姑兩存之

惟呂正
四方

孔穎達曰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

矣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
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言其
長壽也

朱子曰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老作一句荒度
作刑作一句甚有理

老字連上為句蘓傳不可易老只是老字言穆王
幾乎百歲已老矣然而精神健確不倦于勤大度

作刑以誥四方何其老而益壯也下句蓋史氏嘆
養之詞未見其為貶詞若以為貶詞則此篇竟屬
無用聖人豈容錄以貶諸後世乎蔡注殆無謂也
誥訓治有鞠尚誥責之意陳櫟謂如誥誨惡之誥
者得之

王曰止
矯虔

若典曰若之若同矣語辭也訓謂監戒之言
鳴義是形容字謂以俠勇為義非義之義也字面
猶言豬突豨勇之類此節首奉作刑之始也大刑
於原野黃帝征蚩尤即是也鴻荒之世民俗敦龐

未有刑法其有刑法自暴亂如蚩尤者而興穆王
今推原禍亂之始以見不得已而作刑之意也如
平民為寇賊或完數件罪科輕重各有處分然魁
首則蚩尤也故黃帝處以大刑穆王推原之意如

此

苗民正
有辭

陳櫟曰案呂氏謂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

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
刑流宥五刑下文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
刑其未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象為效尤用之

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幾之孰謂舜以
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其法乎曰
作五虐之刑曰淫為劓刑極黜曰虐典淫可見非
即古之五刑必又暴虐淫過用之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帝王二千年相承莫之能改而謂始於苗民
予使果創始於苗民穆王方諄諄以苗民為戒乃
道用其法乎不然必矣

吳澄曰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處擅自長雄雖
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為諸侯也賁一民而已五

虐之刑比旧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為之
法也或曰刑字誤為刑

制以刑謂制人以刑法惟作五虐之刑則謂制作
刑法制字勿混看并制蓋就一人并數刑以制之

也此節舉苗民以其惡次蚩尤且乱刑法不能遠
於天討典蚩尤之不免於誅伐同一故並舉之穆
王既推原禍乱并矣刑法之不可以時修政之意
以為呂刑張本

民典止惟醒 罔中于信只是罔信于中中書中心古文倒

裝語自如此耳以覆祖盟以字緊漢書上文謂信不由中使尔反覆祖盟也注引呂氏今檢原書呂說止惡之熟也馨香以下仍是蔡氏本文以薰蕕喻德刑耳不必須言陰陽禮記同天者並稱之皇帝皇帝孔曰堯蔡曰舜愚謂三皇五帝各稱其一夏殷周稱王其以皇帝并稱則昉於呂泰而漢以下因之古代所無也此皇帝蓋指上天湯誥惟皇上帝大雅皇矣上帝周頌皇之后帝此皇者天之尊稱也王劭直訓皇為天程子以主宰稱帝

則皇帝之為天無可疑凡天罰天討之類事則人為之而使人為之者天也乃先儒一堯一舜之異亦不必論也假而以事迹言之胤三苗于三危在虞舜攝位之時則謂之堯可也分此三苗在虞舜即位之後則謂之舜可也然而畢竟是就名分言之其實則堯舜同心共奉行天意何異同之有至於事迹則二典所載可稽考但此所云皇帝正是指言上帝不拘事迹耳報虐以威謂報苗之虐威以天之德威也

乃命止
無蓋 吳澄曰三苗貪虐民離凶害無所控訴而聽
於神夫妖由人興民不諂瀆求神則神之妖由自
息義和斂天授時禮秩有經我方無越民不得以
非禮上交於神神不可以非類承接於人自是無
獲有效妖降至人間者
乃命重黎承上節為言蓋命仍出於天帝而行其
命者人帝也絕地天通固有降格謂修明祀典妖
誕之說不興也明是昭明棊常是輔翼彘倫鯀
寡無蓋則謂鯀寡無告皆得賑恤無有蔽蓋於是

詛盟聽於神之習自息也外注引國語但上古事
迹多屬傳聞讀者取其大概可耳

注 國語見於楚語觀射父之言九黎章昭曰黎氏
九人蚩尤之後也屬神章昭曰屬會也

彙纂云案國語火正黎黎傳作北正黎考堯典乃
命羲和孔疏云昭二十九年在傳稱重為勾芒
為祝融祝融火官可稱火正勾芒木官不應為南
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
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

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柝林官故掌地猶
為火正鄭荅趙商云先師以耒耜云火掌為地當
云黎為北正可見蔡傳之改北正非無所本耳楊
子法言亦作北正所以陳櫟引注云北正黎即火
正黎也然則北正之說由來久矣
皇帝止皇帝清問亦本之於天意非諄々然問之之
惟明謂也堯舜之威明即天之威明也讀者宜於此等
處識取聖人體天為治之道拘泥事迹則斷々不
可矣

乃命止林之竒曰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刑
于民者禁於已然之後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
知則禮與刑一物也民能由於禮則何刑之有哉
乃命三后典前乃命重黎同一文法也折民惟刑
折是折中之折謂使民無過不及刑者法也凡典禮
法則皆是不獨指五刑然禮刑一物則伯夷固典
聞刑法耳主名主猶表也名是名号如五嶽四瀆
其餘名山大川亦各有尊卑次第一州必定山鎮之
以致祭奠即所云主名也降播種是頒下播種之

法農謂三農不必訓厚言稷使農民殖嘉穀也

士制止士字上疑有脫誤雖知皋陶為士而士二字

直指皋陶亦不成語今試補皋陶作三字則語乃

完姑存疑後宋唐虞設官之詳今不可攷蓋在當時設官惟百為簡質伯夷或統禮刑而皋陶屬之專治刑法者歟

然則士是秩宗之屬官也又後漢梁統傳引此士作爰是蓋後世潤飾之詞恐非全引經文姑備一考

注後漢後漢書楊賜傳賜是震之孫賜傳附震傳云持賜尚書令教

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

殷于民皋陶不典焉蓋吝之也注吝也遂固辭以特

進就第注

後止陳櫟曰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

中德典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

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

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

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

為用也刑必合于中而後刑即所以為德以此意

讀呂刑其庶幾乎

皋陶固為明明在下中人物故其用刑亦無過不

及明于刑之中明字跟上明在下句正見以德

行刑意率猶莽信相與為治也不獨指臯陶在引
刑罰之精率偶志出典俟追致其國他亦無與
典獄止王充私曰諸家皆自典獄之人言之然謂之
元命是國命典厥惟廢元命同謂之配享在下是
又言人君享國與天相配與克配上帝配天其澤
之意同蓋謂所用典獄之人能敬忌之至用刑悉
無冤濫則是人君德與天合而自作元命可以長
治人安而配享在下矣此即司寇蘓公式敬尔由
獄以長我王國之意耳上

王曰止
厥世

吳澄曰伯夷以禮教民使不犯刑此其布政

之迪也奪貨劫取賄賂也

申時行曰不選擇良善之人以觀五刑輕重之中

惟是共作威虐奪取貨賂的人却用他斷制五刑

亂罰無罪

非時之非以下文語勢攷之恐惟字訛依上文而

誤耳庶咸奪貨申學士取古注不從蔡傳似是

王曰止
惟永

蘓氏薛氏以裕命為裕天之命陳經以非終

屬上句惟終在人作一句彙纂載其說為附錄今

反覆致之不如蔡傳之為穩但一人有慶二句蔡
為兩平語愚謂二句直轉折一人有慶即指上文
三德言人君有慶善之政則兆民賴以安也如是
詮似允古注亦此意王曰止非及何擇非人人是用刑之人前所云擇吉人是
也及字注本蘇傳此諸家為優兩造止音過潘士遴曰正于五刑非使用五刑只以此情辭
質正于刑書當於何等刑加之也朱鶴齡曰呂刑所謂正漢人謂之當言情法相當

也東萊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
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孔穎達曰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
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
墨辟止倍差謂再倍而又稍過也差蓋不定成數或
四百五十錢或四百六七十錢也若本注定為五
百錢則當直曰五百錢可也不必曰倍差無僭亂
辭僭差誤也亂混亂也辭罪狀辭也此二句承上
下比罪言蓋謂上下輕重比附其罪宜得與其辭

相應無僭差無混亂又法宜用成法法外用新意
是不行之法也惟察貼僭亂句惟法貼不行句
注外注引蘓氏當因古制蘓傳止此非也以下蔡
氏非而辯之也蘓傳全文曰大辟死刑也五刑疑
則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所謂疑者其罪既窮
實矣而于法疑耳今案外注所引當因以音訛也
蘓氏之說本据二孔孔傳曰五刑疑各入罰不降
相因古之制也疏曰各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
入宮宮疑入刑者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

當作相因

疑不能決故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
蘓氏與此說同今蔡傳不非孔而非蘓何邪又案
孔傳相因者因五刑次第也謂降一等用次刑
西刑非從惟從言聽書之際虛心平意不可從於
一偏乃是得中正從理也

吳澄曰有司于其刑達上之時必備其情節有可
輕可重者并載兩刑聽君國者之自裁不敢專決

也

情法有疑其輕重者則或并兩刑
非皆然故曰有

王曰止錢時曰官伯先儒謂諸侯也族姓者諸侯之
天下

同姓也。穆王既以贖刑訓有邦有土矣。此後遂特戒諸侯之同姓，蓋恐分國于外，各居南面之尊，為其宗族者，或依憑以亂法。此與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之意正同。王之同姓先告之而專，警之以天命，諸侯之同姓則後告之而專，懼之。天罪此萬世之通患，穆王之深慮也。或釋官伯為官長，族姓為百官族姓。此則總告群臣之意亦通。單辭與兩辭對言，疏釋兩辭為兩人競理，則單辭是一人之所訴可知也。注謂無証之辭恐不當私

家之家典戴記君子不家於表之家同謂資產也

王曰止 嗣孫是王之嗣孫無疆之辭謂無限之獄辭

祥刑 屬於五極句咸中有慶句慶典積善餘慶之慶同

言刑無過不及天休應之也受王嘉師受者嗣孫

王是先王至末簡詔末世以終之其意可也但為

諸侯受天子則不可耳

朱鶴齡曰五極者刑乃毒民之具即洪範六極之

極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夏侯曰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
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
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
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為書
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
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
案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蓋見王室衰微權移
於諸侯之始也晉後益大分為韓魏趙秦則遂并
六國魯雖衰弱猶存先王之遺獨後乎亡而已今

序三篇於篇末以著世道盛衰之端夫子蓋有所

前知歟

王若止鄒季友曰先正蓋指亂臣十人之徒如言先
在位正保衡非謂文侯祖父也唐叔受封尚幼未嘗逮

事文武

嗚呼止吳澄曰太戎之禍幽王實致之平王過則稱
在位已故以天不愆為已所造也戎猶寇也

造成也蔡傳如初字看不允戎謂兵傷典戎商之
戎同純是純一言傷國家之純一也
殷王裁曰造字王孔皆
訓遺此必今文尚書作

遭故用以注古文也
姑存此說

王曰止
頭德

錢時曰上文既嘉文侯之功此下方命之也
文侯之命乃歸就晉國特使之視尔之衆安尔之
邦乃在外為方伯非周召畢公二伯之比也去義
和而獨稱父親之至也

外注燕
氏

旋之為鄒季友謂和緩也及檢東坡書傳則
旋作施案作施者是也後漢書光武紀註讀施為
弛諸侯釋位以問王政宜王有志而後効官見左
傳昭公二十六年間間厲之間效猶授也

賈誓

鄒季友曰洛誥傳謂東郊不闢在周公東征時伯
禽就國已久多方傳謂在成王滅奄時與此所引
呂氏說不同合歸于古

陳師凱曰伯禽建國今衮州曲阜縣也費今沂水
費縣也衮字記沂在衮州之東三百八十五里費
在沂之西北九十五里曲阜在衮州之東三十里

是自曲阜至費邑約二百六十餘里也春秋之初
費自為國隱元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郕後為魯季

氏之邑僖元年傳曰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論
詔使閔子騫為費宰是也然則伯禽時費決然魯
地但魯為方伯費在屬國之中耳孔安國謂費為
東郊之地穎達附會且言未出魯境皆非也伯禽
之誓于費如啓之誓于甘湯於鳴條武王於牧誓
臨敵境而後誓所以甲令吾將士其時徐戎必寇
費故伯禽征之耳
公曰此陳師凱曰徐州名魯亦在徐州境內淮夷蓋
並與自古有之禹貢於徐州有淮夷蠙魚之貢徐戎亦

其類也雖居中國自為戎夷之俗歷代帝王亦以
戎夷待之如後世之羈縻州縣也伯禽分封於魯
實與為鄰故此戎乘魯之新造相挺而動遠連商
邑近結奄民周公故嘗征之成王故嘗踐之不知
典此事先後如何耳誓辭首以淮夷徐州並稱中
成則惟征徐戎則此誓專為征徐戎而作也然蠢
茲戎夷為亂必非一次周公既沒又復為亂禮記
曾子問篇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
也者非典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

有為為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有徐戎作難喪卒矣而征之則在成王之十四年也蔡氏於此引召氏之說則謂伯禽初封之時而浴誥傳又謂費誓在周公秉征之時則伯禽就國已十年矣終不可指其的年月也但茲但往也謂往年與此文今推相應茲是也指淮夷徐戎注引蕪氏釋但茲為往者則茲字如誥辭無着落耳案淮夷徐戎並與者事在往年周公在時而伯禽共為專征徐戎者事在今日周公已

歿而伯禽獨為蓋其時共事之先後充為分曉

善教止不善吳澄曰魯侯謂往者至國之初已有淮夷徐

戎並起叛亂其時已嘗俾汝脩戎備無敢有不精好者矣今往征徐戎身築墨壁有當教戒之事如

下文所云故又誓衆也

注鄒季友曰甲冑下當有干字

陳師凱曰循即干周禮注紛如綬有文而狹孔穎

達云繫紛於楯以為飾

傷之字做若字看

馬牛止

常刑 馬牛其風則有牝馬矣臣妾逋逃則有婦人

矣特疑軍中從婦人用牝馬牛所未前聞因更攷之此役蓋先於費築壘壁以鎮戍為久屯之計故有婦人牝馬耳前節先戒費之居民此節則戒留在於費者至下節戒自費出軍征徐州者要之皆是誓也

甲戌止

大刑

林之奇曰此所謂三遂意若指魯之三軍者

故說者多引以為魯有三軍之證然苟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卿三遂則可也謂之三郊則不可蓋

國必有四郊郊外為遂其曰三郊三遂蓋夷戎為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矣諸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之地

鄭玄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

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眾隸春橐不殺之

甲戌是出師之日非戰期無餘刑非殺五字蓋當

時官府律名無餘刑猶言孥戮一家同產皆坐非

殺則降死一等

秦誓
金履祥曰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
言作誓之事書序誤云敵敗還歸之作惟史記載
誓辭於取王官及郊封殺師之後穆公自是不復
東矣此篇老成憊艾之言極為真功穆公平日貪
利功於五霸為末而晚年之悔若此蓋彷徨于王
者之意象為俱所欠剛明之力而尚有悠緩之意
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或尚小此所以為
穆公歎也

公曰止
之首
孔穎達曰誓其群臣通稱士也曰誓者
古人止
艱哉
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
之意

吳澄曰盤難艱二字切韻

我心止
申時行曰如今乃知前日拒諫之非欲改其
過此心常懷憂悔惟恐日月既往年齒已衰不復
有將來之日可以遷善補過此所以急於圖改不

敢自安也
憂是憂悔申說是也蔡傳
憂歲月之逝夫竅

惟古止
所懲
孔穎達曰古之謀人若蹇叔等今之謀人蓋

秦誓

謂杞子之類曰古之精入者莫如杞子

番：止 乘夢得曰番：如世稱皤然案番音波與

朱鶴齡曰旅力孔傳訓衆力詩傳旅力方剛亦訓

衆夏氏曰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是也朱子詩

傳云旅與膂同案說文膂本作呂背骨也韻會云

膂通作旅人之一身以脊骨為主故曰膂力朱傳

得之

申時行曰有字是任用意

注左傳秦師出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

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之曰尔何知中壽尔

蹇之亦拱矣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

乘者三百乘

昧：止 昧：我思之一句意蒙到次節北節蓋追

冀蹇叔欲復得如是人也斷：是次然之意言决

無他技也子孫句黎民屬下次節同

人之止 此節追咎三帥杞子違之俾不達謂阻排之

使之不得伸志

邦之止 此節穆公自悔自責言邦之安危榮辱縱係

於人主之明暗也一人蓋穆公自言薛季龍名伯
 恭並如是解... 如世... 注二章當作二節... 無... 備... 禮... 律... 三百...

尚書攔外書九終... 元治紀元初夏上旬寫了

175
 125
 7

